

我在L 云上 想你

WOZAIYUN
SHANG
XIANGNI

miss you
云上^著

yunshang © zhu

你可曾记得

满天繁星

你说愿一辈子背我到老

你可曾记得

璀璨年华里

你说你的心永远

为我而跳



爱你到骨髓，却被你挫骨扬灰。
若爱凝成一朵云，请让我长眠于此。

蒙冤入狱、双耳失聪、栽赃陷害、身陷囹圄……
当她被世界一误再误，还有什么比死心更让人绝望？

暖伤系言情天后【云上】

奉上首部都市虐恋深情，用悲美文字撰写都市寻爱

最凛冽的告白书 时间是副良药，仍不能治愈我的伤口
若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会在云上想你

我在云上◎著
云上
WUZIYUN
SHANG
我想你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云上想你 / 云上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38-8777-0

I. ①我…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6928号

我在云上想你

编 著 者 云 上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安七七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裕锦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77-0
定 价 21.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第一章 001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都是年轻的模样

第二章 037

只能用笑容，期待着雨后天晴的彩虹

第三章 074

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

第四章 117

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159

情书再不朽，淹没成沙漏

第六章 192

你的离开是我不想要的自由

第七章 230

我们的天荒，不曾背叛地老

最终章 246

许你一生尽安

番外 256

我是你想不到的无关痛痒

后记 263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





第一章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都是年轻的模样

可以再见到他——

这样的念想，郗安几乎从来都没有过。她有过的奢望，只是在梦中偷偷地瞧他一眼，然后对他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逐渐老去，可你还是原来的模样，一丝一毫都没有变过。

自从离开那个地方，她便因为大姐的帮助而得以在花店打工，虽然工作辛苦工资微薄，可作为一个连高中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还有那么一段不堪回首过去的她来说，已经是再好不过了。

花店的店名叫作醉花阴。而店主的名字叫叶凉初。

因为送花的姑娘生病住院，叶凉初只好让郗安出动。

叶凉初递给郗安一束极大极大的玫瑰，火红火红的颜色，好像是傍晚夕阳还未落下去的红。叶凉初说：“九十九朵玫瑰，送到景越十三楼经理室。”

“哦。”郗安乖乖点头，抱着花束走了出去，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凉初大声叫她，“哎，那东西你戴了吧？”她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郗安柔柔地笑，眉眼俱是温情：“戴了的。”

“那就好。”凉初嘀咕了两句低下头去。

郗安好不容易找到景越，进了大楼之后，匆匆忙忙地搭了电梯上十三楼。

因为花束太大，郗安抱在怀里都能遮住自己的脸，她站在角落，只露出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电梯里一直没人进来，直到九楼，电梯忽然停止，门缓缓打开。

郗安原本睁着的眼睛突然闭住，黑得毫无杂质的眼珠子在眼皮底下迅

速地游移，纵然过了那么多年，进来的这个人她还是认得的。

她怎么可能忘记呢？在那么漫长的青春里，唯一一个刻进她心口的名字，就是他的。可能孤独，或许心酸，也许悲哀，可是她从没有后悔爱过他，即使是在她什么都不是的现在，她依然，爱着他，只消看他一眼，就能心跳不止，仿若雷劈，再也无法动作。

而那个人却没有看到郗安的脸，只是对那束巨大的玫瑰微微侧目，然后便背朝她站着。

郗安不敢将脸从花束后面探出来，只敢偷偷地将眼睛眯成一条缝，然后小心翼翼地打量着面前这个男人帅气的背影。

她离开的时候，这个背影还没有这样宽厚，可那么消瘦的背影，她曾经笑闹着跳上去，然后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将自己温暖的脸上贴他的冰凉脸颊，轻声哼：顾北程，让你做一个选择题？你是选择背我回家呢还是背我回家呢？

然后，他会呵呵地笑起来，一只手放在她的腿弯里防止她掉下去，另外一只手则是探上来捏她的脸：郗安你就是一个调皮鬼。

郗安撅嘴：我就是调皮鬼怎么了？

他会侧过脸将唇印在她的脸上，迷迷糊糊地说：我就是喜欢你是个调皮鬼，顾北程的郗安，可以是个调皮鬼。

郗安眨了眨眼睛，眼眶湿热，仿佛那些场景近在眼前，可掐指一算，早已过去了一千多个日夜了，她不再是顾北程的郗安，也不再是个调皮鬼，她只是一个为了生计而苦恼的，连家都没有的，把他丢失了的郗安而已。

郗安想伸出手去触他的背脊，可就在这时，“叮”的一声，电梯停了，郗安的梦也醒了。

电梯门打开，顾北程率先走了出去，她尴尬地收回手，抬头看了看数字，见是已到了十三楼，也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她不敢和顾北程靠得太近，只能捧着花束遮住脸，而后偷偷跟在后面最后停在经理室外。

优雅的女秘书显然知道她的来意，收下花束。

郗安离开的时候眼神不受控制地往经理室看去，她方才明明瞧见顾北程进去了的，难道，他就是经理室的主人，这么大的花束，他是送给谁的？

郝安不敢乱想，可心里却如同刀割般痛楚，低了脑袋就转身离开，才走了几步却又听见经理室的门被打开，而后是优雅秘书的笑语：“顾律师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那是个熟悉的声音：“梁经理有别的事情要忙，我另找时间过来。”说话间他看了眼秘书台上的大花束，唇角露出一个若有似无的笑容来。

郝安听到，只觉松了一口气，急忙大步大步走向电梯，然后迅速按下了键。

电梯门的合拢的过程中，她隐约瞧到一个身着一身西装的挺拔男子也正朝电梯走来，她急忙侧过脸，躲在了角落，然后看着电梯门缓缓合拢。

顾北程是看到了电梯中那个娇小身影的，他原本没反应过来，可等想起来的时候那身影已经隐在暗处，电梯门也已然阖住，他大大跨步过去，急切而用力地按着按键，可只能看到电梯上的数字越来越小，他陡然想到刚刚进电梯时那个抱着花束的女子，眉心一皱，没有丝毫怀疑，转身跑到了楼梯处，迅速往下跑去。

是她吗？她终于出来了吗？

六年来，他无法计算她到底在他的梦中出现过了多少次，有初遇时的畏畏缩缩，有开始时的紧紧跟随，有热恋时的亲昵温情，有最后无情的那一句：是我，一切都是我做的。

他那么想让自己忘记她，恨她，可到头来，他却还是无法阻挡她在他心中的肆虐，仿佛台风过境，将他的心扫荡一空，只余她一人而已。

他面色凝重，抿紧了唇，握紧了拳头，仿佛是在追赶他失去的东西一般。

只是，等他跑到楼下的时候，电梯里，早已空无一人。

他没有出大厦去寻找，只是缓步走回了电梯，闻着那若有似无的玫瑰香，闭着眼睛，冷笑出声。

若真是她，又怎么可能还敢在他身边出现？

顾北程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才走回事务所，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看到屏幕上的名字后他顿了顿才接：“程清好？”

“哥，”程清好犹豫了下说，“你什么时候能回老宅？”

“有事？”

“你很久没回了，爸最近身体不好，脾气也差。”程清好小心翼翼地说，“爸说还是希望你能回公司，哥，你……”

“程清好！”顾北程凛了神色，“我记得我早就说过，我不会回去的。你也告诉他，让他死了那条心。”

“哥，你别这样好吗？爸他年轻的时候是对不起你和阿姨，可是，他现在年纪大了，他又不希望我过问公司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他是在等你回去。我知道你喜欢做律师，可是你怎么可以为梁景佑做事？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你……”

“不用再说了，我在做什么我心里有数。”顾北程挂了电话，坐下后伸手按了按前额，想到那个所谓的父亲，他不由得冷笑一声，那也算是父亲？

今天醉花阴没什么生意，凉初一直唉声叹气，手里捏着一支快要凋谢的花拔着花瓣儿玩。

直到快要关店，门口的风铃才传来一阵清脆的声响，凉初和郗安齐齐抬头，玻璃门被推开，一个修长的身影就这样站定在了花店内，遮掩住了外间已经微薄的光亮，

接待客人不是郗安的事情，她不过抬头看了一眼，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瞧见就复又低下头兀自处理刚到的玫瑰花。

凉初急急迎了上去，笑声问：“这位先生想要些什么？”

“九十九朵玫瑰。”温和的声音在不大的花店中响起，却没什么感情。

凉初的眼睛陡然一亮，吩咐：“包九十九朵玫瑰，好看一点呦。”然后又转头看向男人，“要不要写卡片呢？”

男人说：“写一个梁字就好。”

因为听到那人说要九十九朵玫瑰，郗安的心尖陡然一个颤抖，无端端就念及昨天在景越无意间遇到的顾北程。因为好奇，她便顺势抬头看了一眼。

这下，她才看清了男人的面容。

男人长得很好看，可和顾北程那略显凛冽的五官不同，他的五官柔和轻缓，纵然他的唇角凝着生人勿近的冰冷，依旧挡不住他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温和气息。

郗安不过扫了一眼便重新垂下了眸包装花束，她并不晓得，那匆匆的一撇，竟全部落入了那男人的眼底，他的眉梢微微泛起一丝玩味的笑意。

包装好花束之后郗安转身递给男人，他接过的时候她不经意间竟碰触到了他的手，她匆忙无措地收回，也不敢冲他看就轻轻点头示意，转身走开。

傍晚回家的路上，郗安却偶遇六年前的故人。

那人与她擦肩而过，然后又追了上来拦住她的去路，语气是满满地不敢置信：“郗安？你是郗安吧？”

“皎皎，是我。”郗安说。舒皎是她高中两年的同桌，要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直到她高三转学才分别。

舒皎抱住她，笑得眉眼俱弯：“怎么这样巧啊，我也才回乌程没多久，居然就遇到你了，这么多年你也不联系我，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郗安苦笑，却不想将自己那不堪的六年告知这位依旧阳光清纯的女孩：“这样见到才更惊喜不是吗？你怎么回来了？”

舒皎撇撇嘴，然后又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笑容：“不想和我未婚夫两地分隔了，我就回来了。对了，”舒皎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你和顾北程好事近了吧，我家那个前两天收到了喜帖，说是顾北程要在五月初举办婚礼呢，也就一个月了呀。”

郗安猛然睁大了双眼，木木地看着舒皎还存着欣喜的面容，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晴天霹雳也不过如此。他，要结婚了？郗安眼中一阵湿润，睁得大大的双眸缓缓凝起了一阵水雾，可偏偏倔强地没有将眼泪落下来。

舒皎一看到她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她缩着脑袋小心地问：“新娘，不是你吗？”

“当然，”郗安低垂下了头，长发掩住了她的面容，颤抖睫毛下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一颗一颗，晶莹剔透，她的嗓音沙哑却克制，“当然不是我。”她用尽了力气才将这句话说完，然后抬起头来，勉强自己展露出一个轻松的笑容，“你不知道，我和他早就分了，他的新娘哪里轮得上我来当呢。”

“对不起，我不知道，要是知道，我肯定，肯定……”郗安与顾北程的故事，大半部分舒皎都是清楚的，在她想来，就算世界末日到来，这两人也不可能分开，哪曾想……舒皎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只得转移话题，和她交换

了手机号码之后便分别。

对于顾北程的现状，在过去的六年里，郗安想象过无数回，可从未曾想过可能会是如今这种状况，他要结婚了，而新娘不是她。自从六年前的分别，她从来不敢去想顾北程的另一半，可如今，那个结果却如同重锤一样用力地打在了她的心口，虽是沉沉闷闷的痛楚，可她却是想要呼痛都不敢。

可如今，谁还会在意她痛不痛？

大约是舒皎觉得因为前次她造成的误会给郗安带去了痛楚，所以纵然交换了号码，亦是好几天都没有联系。

就在郗安以为她不会再找自己的时候，舒皎却满是兴奋地邀请她一起吃午餐。

午餐结束后舒皎眨着眼睛看她，满脸哀求地说：“安安，下午陪我去一下医院行不行？”然后又神秘兮兮地说：“我可能有了！”

“有了？有什么了？”郗安不明所以，可能话音刚落就已经反应过来了，她讶异地张大了嘴，难以置信，“你是说……”她示意了一下她的肚子，询问。

舒皎嘿嘿笑，用力地点头：“我昨天用试纸测了一下是两条红线，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郗安笑着点头：“又不是什么大事，我陪你过去就是了。”

吃好午餐，两人便直奔医院。

舒皎果然怀孕了，得到医生确切的消息之后，她仿佛一双眼睛都在发光，一连串问题问了出来，医生也知道头一次怀孕会有许多疑惑，耐心地一一解答。

郗安没有打扰她们，只是悄悄走了出去想透透气，她本想在大厅里坐坐，可还没到大厅却忽然看到一个，不，两个熟悉的身影，她心口一阵紧缩，毫不犹豫地侧身躲在了一旁的柱子后。

她的背脊紧紧地靠着柱子，阵阵寒意从背上涌起，等到呼吸开始正常，她才敢探出头去看。

双手放在柱子上，郗安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然后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顾北程正扶着一个女人坐在了休息区的座椅上，她看着他为她捋了捋长发，看着他为她理了理衣裳，看着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看着他们互相对视而

笑。

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表姐，许蓁蓁。

郝安的心在看到了那一幕后仿佛坠入了不见底的深渊，周围漆黑一片，她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只能感觉心脏跳得一声比一声剧烈，仿佛是要爆炸一般。

她知道顾北程不会为了不堪的她等待六年，知道他甚至永远都不会原谅她，知道她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边一定会有别人。可她从来没有想过，一直在他身边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表姐。

她不会忘记曾经撒娇般地抱着他的胳膊问他：许蓁蓁比我漂亮比我聪明比我能干，顾北程你要不要喜欢她？

虽然是这样说，可她的眼神却能杀死人。

顾北程无奈地亲她的唇角，呢呢喃喃地温言说：一天到晚不知道在瞎想什么，我喜欢谁都不会是她的。

她无理取闹，问为什么？

顾北程深深地吻上去，直到她呼吸不过来才撤开了一些，笑着刮她的小鼻尖：就因为她是你的表姐。

她还笑嘻嘻地说，那要是许蓁蓁追着他不放呢？

他只是难得严肃了面容，然后说：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处在那样难堪的境地。

是啊，他们曾经在一起，若是他最后选择了许蓁蓁，那他便是她的表姐夫，于她来说，该多难堪？

当初她是怎么回答来着？哦对，她说：顾北程，我就知道你最爱我！

除了我你还想要谁爱你？顾北程故意板了脸说。

六年过去了，不仅仅是郝安变了，顾北程也变了。

郝安眼睁睁地盯着看了许久，腿脚酸软，若不是扶着柱子怕是早就瘫软在地，此刻她是多么庆幸还有地方可以躲藏，这样狼狈的样子，他们若是瞧见，是不是会狠狠地嘲笑一番？

“安安！”舒皎的声音忽然传来，打破了她以为的宁静。

郝安急忙回头，将食指竖在了唇间，做出了噤声的动作。舒皎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情，只皱着眉头快步走了过来，疑道：“安安，你怎么哭了？”

哭了？她哭了吗？

她伸手抹了一下脸庞，果然是一手的湿热，原来早在不经意之间，眼泪就已经爬满了她的整张脸，她以为自己可以不痛，却原来那种痛苦仿佛如绵针入骨，虽然无痕，却是那么大的伤痛。

舒皎拿出纸巾替她擦了擦脸，说：“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就忽然跑出来了，还哭成这个样子？”说着她就往郝安刚刚看着的方向看去，郝安拦不住，她已经看到了顾北程和许蓁蓁坐在一起的场景。

舒皎一下子就愤怒了，恨声：“那不是顾北程吗？她身边的女人是谁？不对，这里是妇保院，难道……”她猛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正巧这时，顾北程扶着许蓁蓁站起了身，许蓁蓁宽松的衣服下，小腹果然微微隆起。

郝安没法再看，别过了头。

“那不是许蓁蓁吗？安安，她不是你表姐吗？她……”舒皎喘着粗气问道。

郝安见那两人好像是要往自己这方向走来，急忙拉着舒皎的手臂躲到了一旁，哀声求道：“别说了好吗？皎皎，别说了。”说话间，盈盈双眸间又漫出了剔透的泪水。

郝安怕舒皎一个冲动做出什么事情来，也没给她再说话的时间便急忙拉着她走出了医院。

舒皎愤然，“是不是许蓁蓁耍了心机把他抢走了？”

“我怎么知道啊……”郝安的声音很轻，好像一出口就能被风吹散一样，“皎皎，我和他六年没见了，是六年不是六个月，更不是六天。”

舒皎不知道郝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她猜得到那六年必定不是普通的六年，可她也不敢细问，生怕戳痛她心底的伤口，只叹了口气上前搂住她，轻声道：“别怕，安安别怕。咱们慢慢说，慢慢说。”

被人这样温柔地抱着，郝安觉得自己心中腾出一股想要倾诉的欲望，她想告诉她自己过去六年过得多么煎熬，多么痛苦，没有人在她身边为她遮风挡雨，为她披荆斩棘，她一直都是一个人摸爬滚打，死里逃生。

可她还没来得及说出口，舒皎的手机铃声便清脆地响起。舒皎歉意地看了她一眼，从手袋里摸出手机，待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名字之后，毫不犹豫

地接通了号码，然后换了一副轻松的嗓音说道：“阿修？”

她说：“我哪里没有朋友，不是早就和你说过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么，我遇到她了，正巧和她在一起呢。”她停顿了一下后又说，“是啊，就是安安。来接我？”她看向郗安。

郗安小声说：“我还要回花店去呢，这是请假出来的。”

舒皎撇了撇嘴，说自己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然后就挂了电话。

郗安笑得柔和：“你未婚夫要来接你吗？”

“是呀，本来还想和你再说话呢。”舒皎懊恼。

“有时间可以去花店找我。”

两人说了几句后，郗安便陪着她去咖啡馆，她又觉得和她未婚夫见面会尴尬，便不顾她的挽留提前走了。

出了咖啡馆后，郗安走到路边想打车，没想到没等待到租车，倒是等来了一辆路虎倒停在了一边，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从车中走了出来，步伐稳健。她无意抬头看了一眼，却是一惊，这不就是那日在花店买了九十九朵玫瑰的梁姓男子。

她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有辆出租车停在了她面前，司机见她许久没动，不满地鸣笛。郗安不敢再停留，急忙打开了车子的后车门坐了进去。

车子启动之前，她又往外看了一眼，仿佛看到那个男子回头看了她一眼，又仿佛，他的唇边露出了若有似无的笑容。

郗安不以为他还记得自己是那天花店的员工，只当看错，甩甩头就移开了视线。

陪着许蓁蓁做完产检，顾北程将她送回家。

孩子已经四个月了，她的小腹也微微隆起，而她对这个孩子也似乎不再那么排斥了，在车里还笑嘻嘻地问他：“北程，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顾北程侧头看了她一眼，眼神从她的小腹上移开，事实上，从前的他一直以为他会和郗安结婚，然后孕育出属于他们的爱情结晶，可现在，仿佛一切都改变了。

自从六年前……

许蓁蓁仿佛意识到了他的不对劲，笑容瞬时掩去，微微垂了眼眸苦笑：“我知道我不该奢望你喜欢这个孩子。”

顾北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动声色地将被她覆着的那只手抽了出来：“不要胡思乱想了。”

许蓁蓁双目含泪，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顾北程刚想说话，手机铃声响起，是他的助理。

“什么？那份案卷不见了？好，我马上回事务所。”

许蓁蓁知道他有事，便没有继续之前的话题，只说：“对不起。”

“没事。”顾北程淡淡说道，他将许蓁蓁送回家后又立刻回了事务所，和助理将事情解决之后已经是晚上九点。他本想立即回公寓，可不知为何，心里烦闷不安，快到公寓的时候他还是转了方向盘，往附近的酒吧驶去。

不知不觉中，他好像已经成了酒吧的常客。

第二天要开庭，顾北程作为辩护律师不能喝醉，所以只是喝得微醺，这一直是他催眠的好方法，屡试不爽。

等他回到公寓已经十一点，从电梯中出来后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起来，他一眼就发现了自家门口坐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她稀疏的头发在头顶束成一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公主装，脚下踩着双白色的鹿皮靴，小巧可爱，而现在她正双膝弯起，用双手环住，下巴抵在膝盖上，睡得极熟。

大约是亮光刺激到她，她揉着眼睛缓缓抬起了头，待看到顾北程之后眼中陡然亮了起来，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后扑了过去，抱住了他的腿：“爹地！”

顾北程看了眼放在门口的小行李箱，无奈地叹了口气，蹲下身去与她平视：“又是一个人过来的？”

小女孩打了个哈欠，嘟囔着说：“爸爸妈妈又吵架了，他们不管我，我就来找爹地了。爹地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程程好困啊。”

顾北程揉了揉她前额的刘海，把她抱了起来，然后故意板脸：“下次不许再这样了！”说着走向门边，拿出钥匙开门，顺带着将她的小行李箱也拿进了屋。

程程已经困极了，下巴靠在顾北程的肩头就又睡了过去，头歪在一边，嘴巴微微张开。

顾北程轻手轻脚地将她放在了他的大床上，脱去她的外衣和鞋子，将被子替她掖好后才走出了卧室。

关好卧室的门，顾北程才拿出手机打电话。

“程清好！”他的声音严肃至极，“下次记得看好程程，她又一个人跑到我这里来了，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办？”

程清好的声音疲惫不堪：“我知道的，她出去的时候让陈叔跟着了，她这样也不是一次两次，我拦不住。你也知道我这里的情况，还不如让她在你那边呆几天。”

“如果你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你当初真不该收养她。”顾北程说了这句后就想挂断。

可程清好的话却又弱弱地从听筒传了过来：“哥，我当初没想到会这样难，哥，我真的好累……”

顾北程听着电话那头隐隐的啜泣声，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找个时间我会和陆砺远谈一下，程程就先住在我这里吧。”

收了线，顾北程忽然觉得疲惫不堪，原本酒精是他最好的催眠药，可现在他只觉得头昏脑涨，丝毫睡意都无。

他一直知道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过得并不好，嫁的丈夫亦不爱她，可他到底和她不亲，唯有的几分感情都是因为程程，若不是程程，他怕是不会和程家扯上任何关系。

而程程……

程程她有着一双肖似那人的眼睛，每当她露出哀求的神色时，他总是无法抵挡，不知不觉中，他好像就从舅舅变成了爹地。

他已近三十，没有子女，唯一一个会糯糯地叫他爹地的孩子就是程程。

而比起陆砺远，程程对他好像更亲近一些，她会对他撒娇，却从来不会对陆砺远那样。有时候他想，就算这辈子都没有子女亦可，只要程程一直在他身边就行了。

四月中旬，正是温暖的时候，春风和煦，阳光柔和。

郝安去医院见了母亲一面，她其实很想和母亲说些话，生活，工作，不管什么都好，只要是两个人可以说说话。

可惜母亲依旧不认识她。

她六年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母亲就已经不认识她了，她不晓得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因为精神失常被阿姨送到了医院。

她想将母亲接出来，可她自己的住处都是叶凉初施舍，哪里还可以安顿母亲？更何况母亲根本不认识她，每每见到她都会狂躁不安。

无可奈何之下，郝安只能将她留在了医院，只不时去看她一次。

叶凉初知道她去见了母亲，以为她会多呆一些时间，可不到傍晚便见她回花店了，她了然，问：“还是老样子？”

郝安点头，想了想又抬头朝她笑：“没事儿。”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锲而不舍。”凉初忽然叹了口气，“因为我从来没有母亲，你也知道，我和大姐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所以我总是不大能理解你，但事实上，你该明白，我是有多么羡慕你。”

郝安看她表情不好，刚想安慰几句就听见一人叫嚷着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果然是说曹操到，曹操就到。

进来的正是叶凉初口中的大姐。

大姐名叫余阮阮。挺女性化的一个名字，可她却非常不喜，一直只让人叫她大姐。

她不常来醉花阴，这次来居然是来报备自己有了个喜欢的男人，而且还是个大学老师，长得温文儒雅。

叶凉初看着满面喜意的大姐，忽然问了一句：“他没女朋友吗？”

大姐游移了一下后回道：“应该没吧？”

叶凉初看似不在意地笑了笑，说，“看看清楚吧，别傻傻地撞了进去，和我当初一样。”她虽笑，可只有她自己知道，每每想起，她的心中总会阵阵钝痛，那是一场多么刻骨铭心的初恋，她有多爱，便有多恨。

只是恨了那么多年，也觉得毫无意义了。